生活故事

学说上海话

■林希 文

近日,与几位来自外地的拳友聊到了学说上海话的话题。

她们多是来上海帮助子女带孩子的,都不会说上海话,可她们都想学上海话。听说我也是到上海以后才学的上海话,就纷纷向我讨教学说上海话的方法。

这倒让我想起自己学说上海话的往事。

我出生在北京,四岁多带着满口“京片子”来到上海。可是语言是会耳濡目染的,和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难免会带一两句沪语回来。比如把“”不知道”说成“不晓得”。小孩子也不能分辨词语的好坏,把不太文明的词语如“小赤佬”“小瘪三”也学回来。为此我没少挨母亲的打,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便严禁我们学说上海话。所以,我和哥哥姐姐虽然生活在上海,那时却不会说上海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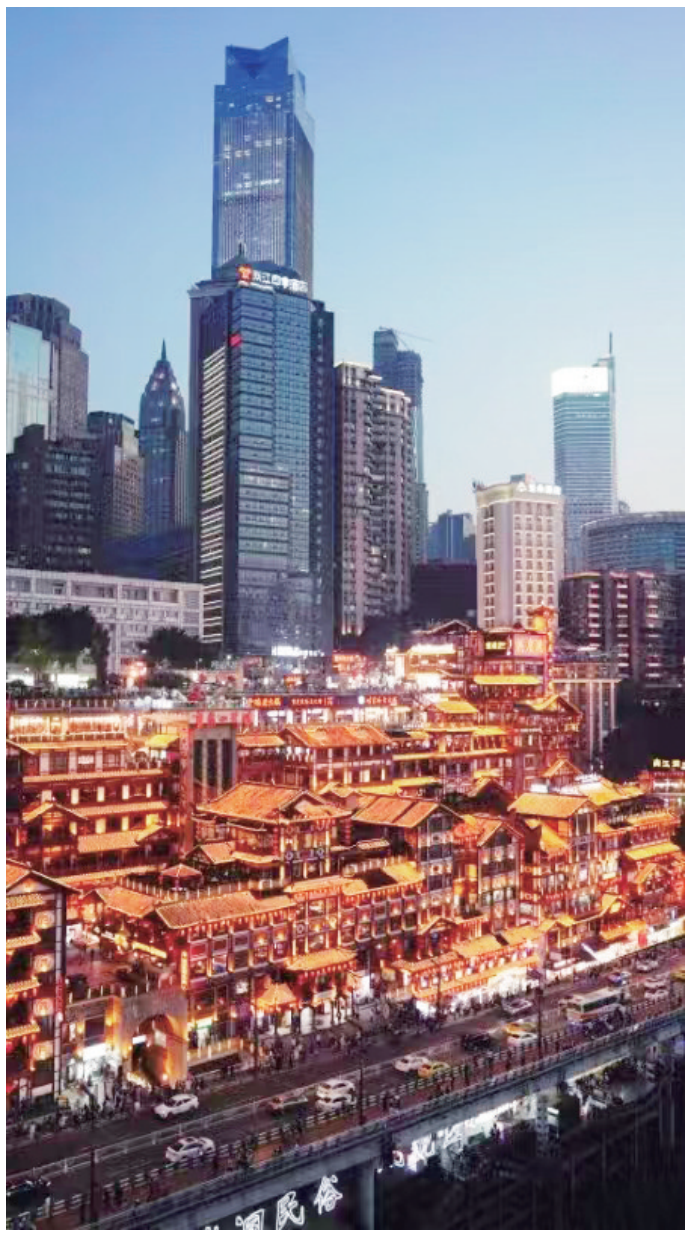
直到我18岁进工厂参加工作,才正式开始学说上海话。因为作为小组宣传员,班组学习时要负责给师傅们读报纸。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师傅们都说“听不懂”。于是,我开始“恶补”自己的上海话。方法是边看报纸边听收音机里的沪语新闻,跟读、仿读、大声朗读,完全是以学外语的方式学习沪语。生活中也处处留心沪语的表达方式。到厂里读报时就大胆试着用上海话读,发音错了就请师傅指教。记得当时也闹了不少笑话,比如我不会用沪语说“黄芽菜”的“芽”,一说就会引起大家的笑声;再比如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上海人说“穿衣服”“叠被子”“系鞋带”的动词都是“扎起来”?后来才明白上海人说“穿衣服”的“穿”是用“着”字,“叠被子”的“叠”是“摺(同折)”字,“系鞋带”中的“系”才用的是“扎”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用学外语的方式学会了上海话。以后,在上海生活、工作就方便了许多。

我发现,其实说上海话和说普通话并不矛盾,一个人完全可以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自由切换。还记得,大学毕业以后我到中学教化学,老教师们用上海话编的教学儿歌:“亲爱的皮蓬,坍台也不难。你妹吕桂琳,流落雅加盖。”这里的“皮蓬”“吕桂琳”都是杜撰的人名,“雅加盖”是仿印尼的城市“雅加达”杜撰的地名。其实是用上海话读化学元素周期表上1到20的元素名称:“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用上海话谐音,就好像有了故事情节,特别好记。如今几十年过去,我的工作也早就离开了化学学科,却还能用上海话流利地复述这首“儿歌”。

可当我今年兴高采烈地把这个记忆方法介绍给家族中刚开始学习化学的小辈时,土生土长的上海小囡却对我说:“姨婆,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不会说上海话的吗?”我一下子愣住了,是啊,如今上海小囡不会说沪语已经是个普遍现象了。

我自己还是坚持学习上海话。方言也是一种传统文化,尤其是沪语中还能找到古汉语中的一些表达方式,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很有意义。



洪崖洞 ■王子亮

岁月悠悠

雨天送饭

■张勤 文

我们的小学校园位于大队西侧,规模很小,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

那时乡间以土路为主,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甚至水洼连着水洼,出行很不方便。然而奇怪的是,不少小同学居然喜欢下雨天。原因是下雨天不用赶回家吃午饭,家长们会送饭到学校。

室外雨声淅沥,室内还在进行午饭前的最后一节课呢,送饭的家长已陆续赶到学校了。家长们也很识相,不会在外面大声说话,而是静静地等在教室外的走廊里。教室里的我们早已饥肠辘辘,此时余光看到家长们的身影,难免有些走神,甚至能闻到饭菜的香味,猜测起送来了什么好吃的,期待下课铃声的心情也更加迫切起来。

享受家长送饭待遇的同学,家离学校都较远,来回不方便,家长把饭送过来,减少了小孩子在乡间泥泞小道上来回跋涉之苦。而那些离学校近的同学,哪怕遇上下雨,也是要赶回家吃午饭的。但也有例外,我的小学同学阿峰,他家离学校不过五六百米的距离,即使雨天也能很快赶回家。可阿峰见别的同学下雨天都有人送饭过来,也跟着眼红起来,回家几次后,再遇下雨天竟也偷懒不肯回家了,非要留在学校里,等着家里人给他送饭。阿峰的父母忙着农活,没有工夫搭理他。但阿峰的奶奶很宠爱小孙子,好多次下雨天,总见到阿峰奶奶一手撑着黄油布雨伞,一手提着盖了毛巾的篮子送饭过来。

那时的送饭设备很简陋,没有塑料饭盒,更没有保温桶,菜和饭多数是混装在铝质饭盒里的。阿峰奶奶更是直接用饭碗,一只碗里盛饭,一只碗里盛菜,再用两只大碗倒扣着,简单直接,却也很实在,两个大碗里的饭菜都是量很足的。因为路不远,到学校里时,打开上面扣着的大碗,下面的饭菜还是热腾腾的。乡人好面子,哪怕平时在家里吃得将就,但送饭到学校,是要在教室里当着同学老师的面吃的,就不能太马虎,所以总会想法设法地将饭菜搭配得体面丰盛一些。印象深刻的是,阿峰奶奶每次送来的下饭菜都颇有农家特色,大都是些在河沟里捕获的河鲜菜,什么咸菜烧小鲫鱼、大蒜头红烧泥鳅、韭菜炒河蚌肉,甚至还会有炒螺蛳。阿峰同学高高瘦瘦的,读书成绩一般,胃口却极好,每次送来的饭都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两手一抹,饭碗一推,十分惬意满足。有时候,见有的小同学干等着避雨,却并没有家长送饭过来,阿峰奶奶很客气,会跟那位小同学说,今天饭菜拿得多了,小朋友过来一道吃吧。边说边挑出一些饭菜到用于倒扣的大碗里,分享给小同学吃。

因为省去了来回赶路的时间,吃完家长送来的午饭,午休时间还很宽裕,可以多看会课外书,也可与同学们多玩会各类游戏。一时间,教室里欢声笑语,教室外大雨如泼,好不热闹。

海上风物

穿越民国的“City walk”

■高汉良 文

现在的年轻人崇尚城市漫步,曰:“City walk”。

其实,作为老年人的我早就在践行啦,离家很近的那条“虹桥路”,伴我走过了几度冬春和夏秋。

这绝对是上海滩的一条历史文化名街,起源于明万历年间,贯通徐汇和长宁两区,见证了从农田到城市的百年变迁。

我常常喜欢从黄金城道步行街出发,在伊犁路左拐,穿过“程十发美术馆”,就已经漫步在“虹桥路”上了。

从这里向西走一会儿,就到了舞蹈家的摇篮——上海舞蹈学校,每年此地会走出一大批舞蹈精英;也可以再走几步,去参观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刘海粟的纪念馆;我喜欢读民国史,在虹桥路840号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旧居前驻足观望,这位武昌起义后的山西都督,后来竟然成了军工实业家。

如果沿着虹桥路东行,更似走近了民国的世事万象。虹桥路1430号是宋子文故居,这位民国时期的政治家、金融家,民国政府的大财长和外交部长,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当年筹集经费支持19路军淞沪抗战。宋家大公子在虹桥路上留下过浓重的足印。

宋财长的“邻居”,是陈香梅。出身名门,19岁成为中央社第一位女记者。虹桥路1440号里记录了一段“飞虎将军”陈纳德与中国少女陈香梅的忘年情缘。22岁的陈香梅冲破世俗阻力,与年长自己32岁的美国(来华志愿抗战)飞虎队长结合,随后又步入美国政坛,先后在肯尼迪政府和尼克松政府中任职。这对传奇夫妻日后为中美建交、两国人民文化往来作出过非凡贡献。

从陈香梅“家”出来,在虹桥路上往东走一走,不足百步,会看到一栋精美的“小白楼”,北欧建筑风格,洁白墙面,配以黑色的雕花大门,这里是大军阀白崇禧的旧居,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当年率北伐军从广西打到山海关,斩获勋章无数,抗战胜利后出任民国国防部长。1949年,白崇禧去了台北,晚年遭遇冷落。

继续在虹桥路上“City walk”,门牌2258、2260号,就到了孔祥熙和宋霭龄的家了。这位民国时期的行政院长,毕业于耶鲁大学,早年和孙中山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在这里留步观瞻,仿佛听到洋楼里的声声脚步……

在虹桥路上,紧挨着“孔宋”别墅的是“罗别根花园”,原为民国时期旧上海首富维克多·沙逊的产业。其中名闻遐迩的“沙逊别墅”一度改为“虹桥俱乐部”,成为那个时期国民党军政要员、社会名流的社交、娱乐场所。

张爱玲曾经说过,只要有人发了财,就都想去虹桥路上买地盖别墅。是啊,我在虹桥路上漫步,常常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世相百态

桑葚甜甜

■宋振东 文

“南风送暖麦齐腰,桑畴椹正饶。翠朱三变画难描,累累珠满苞。”清代叶申芗的《阮郎归·桑椹》,让人想起那年那时家乡的那片桑树林。

家乡种植桑树,刚开始时是为了防风固沙,保护庄稼,并没有想到它的经济价值。农村老家的土质主要是沙土,村子周围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沙土岗子。听村里上岁数的老人讲,村子周围这些沙土岗子大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天气干旱,冬天和春天刮大风时形成的。有时刮起风来,七八天不停,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刮得人睁不开眼,离着几米远就看不清楚。据说,村里曾还有被大风刮丢过村民,春天种植的棉花、玉米等农作物,一场大风给刮得无踪无影。

为了防风固沙保护庄稼,村民们在沙土岗子和荒地里种植了大片大片的杨树、柳树、桑树、槐树等树木,基本上“遏制”了风沙的灾害。村里虽然种植的树木品种繁多,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要数桑树林了——因为每年夏天可以吃到香甜可口的桑葚。

农村老家把桑葚叫葚子,有的地方也叫桑椹子、桑果、桑蔗、桑枣、桑泡儿、乌椹等。农谚说:小满桑葚黑,芒种割小麦。麦子齐腰的时节,诱人的桑葚上市了。颗颗桑葚由绿变红,逐渐变成红紫色或黑色,像饱满的黑珍珠似的,累累地挂在树上,让人垂涎欲滴。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和小伙伴们去桑树林里摘葚子吃。绿色和青色的葚子没有成熟不好吃,红色的葚子虽然看着可爱喜人,但是特别酸,吃一颗酸得倒牙流口水,红紫色或黑色的葚子最好吃,汁浓似蜜,放到嘴里甜酸清香,沁人心脾,好吃得不得了,堪称童年美味。

每次,都和小伙伴们吃得满嘴乌黑,嘴唇上、手指头上也染成了紫色。如果不注意白色衬衣也会沾染上紫色,好长时间洗不掉。不过由于桑葚火气太大,一次不能多吃,吃多了就会流鼻血,那血色跟桑葚汁液一样一样的。

一般越是成熟的葚子,越是生长在桑树树枝的高处。我和小伙伴们个子矮,在树下摘不着,为了能够采摘到又大又好又甜的葚子,就需要爬到桑树上去采摘。

有一次,我的一个小伙伴在桑树上采摘葚子时,为了采摘到高处的一簇个头又大又成熟的葚子,不小心把树枝踩断了,呲溜一下从树上掉下来。幸亏桑树不是很高,只是划伤了胳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岁月荏苒。如今,随着桑葚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和市场的活跃,价格也是“水涨船高”。桑树林不仅能够防风固沙,现在又成为当地人的“致富树”。

岁月含香。虽然已经离开家乡多年,但是每每回想起老家的一草一木,尤其是童年的那片桑树林,心里总是暖暖的。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